

哈尔滨·上

ХАРБИН

[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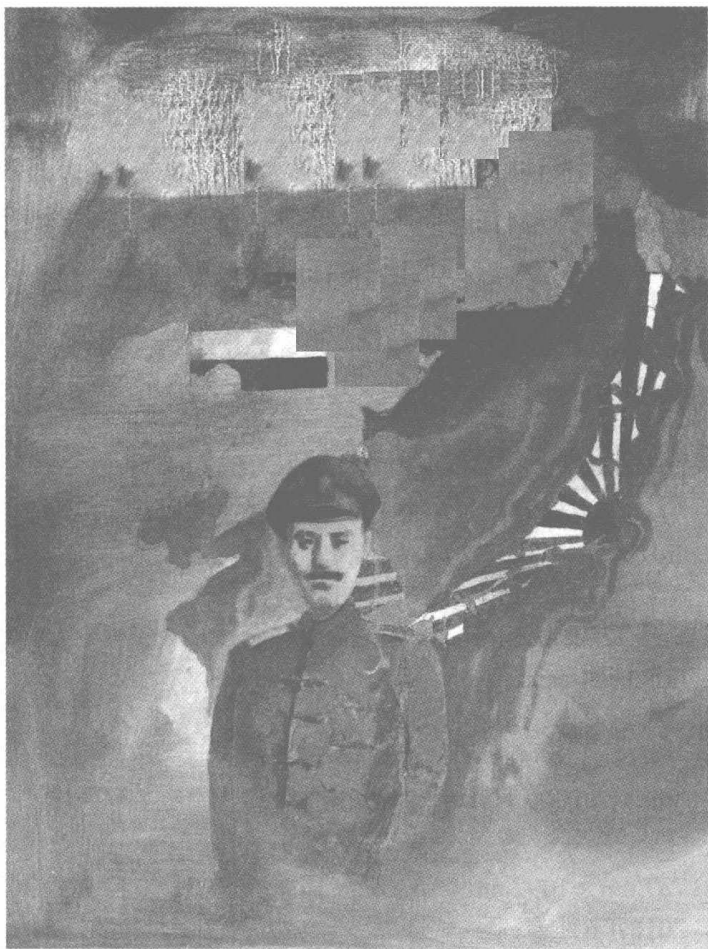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哈尔滨记忆”系列丛书

哈尔滨·上

ХАРБИН

[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08-2016-11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尔滨：全2册 / (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著；陈玉增，邢淑华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8.6

(哈尔滨记忆)

ISBN 978-7-5484-3144-2

I.①哈… II.①叶…②陈…③邢…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6423号

Copyright © Харбин written by Евгений Анташкевич

书 名：哈尔滨·上

作 者：[俄罗斯]叶夫格尼·安达史凯维奇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译

责任编辑：颜楠 张薇

责任审校：李战

封面设计：孜闻书装坊

版式设计：哈尔滨今佳快印有限公司

封面绘画：母绍锋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 87900256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62.75 字数：783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3144-2

定 价：268.00元(全两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 87900278

献 给：

安达史凯维奇·薇拉·格奥尔吉耶夫娜

安达史凯维奇·米哈伊尔·吉洪诺维奇

叶莲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皮丘金娜·加加林娜

题 诗

我想俄罗斯就是一部部经典，
我们展读之余，已是刻骨铭心，
一如红菜汤，发面饼，烤馅饼，蜂蜜饼一般，
还有那浅吟低唱，哀愁淡淡。
圆顶，圣像黯然，
父亲把褪色的肩章，
藏在圣像旁边，
万事皆成陈迹，老者已逝若尘烟。
钟声嘀嗒响，灵车辘辘相伴。
俄罗斯啊，唉声叹气。
俄罗斯啊，泪已哭干。
俄罗斯啊，苦不堪言。

——哈尔滨女诗人拉丽萨·安德松

“一个人如能日复一日苦其心志，晨昏不辍，必能使其肉身趋向永生，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

——(日)山本恒友《武士大典》

“精神就这样居高临下，俯瞰被其抛弃的肉身！”

——(俄)费·伊·丘特切夫

长篇小说《哈尔滨》叙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工人员为掩护自己的身份而杜撰的个人履历。叙述的事件内容则以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发生在中国满洲和俄国的真实事件为基础。

“杜撰履历”是特工人员群体使用的专有名词，指一个人或者多个人潜入敌国执行秘密任务的综合信息。杜撰履历包括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及为迷惑敌人而专门编造的情节。

《哈尔滨》一书中的杜撰履历只有几个人物是虚构的，并非全部，因为在他们的故事中使用了许多人回忆当年真实生活的片段，还有在满洲土生土长的俄国人的亲身经历，这些人还健在，并生活在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其他地方。当然，作者使用这些资料是经过他们的认可和同意的。

人物介绍

◎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德国贵族出身，男爵。爱称：萨沙、萨申卡。沙皇俄国时期外贝加尔地区边境保安情报官，高尔察克部队侦察部门副总监，曾负责押运最后一列黄金储备列车。上校，曾在哈尔滨俄侨难民委员会工作，后任哈尔滨俄国侨民局三处副处长。曾用假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考仁。绰号：子弹。

◎ 安娜·柯萨维里耶夫娜·拉杰茨卡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之妻，波兰贵族出身，曾为芭蕾舞演员。爱称：安努士卡、安妮史卡、安妮。

◎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冯·阿代伯格：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和安娜·柯萨维里耶夫娜·拉杰茨卡雅之子。爱称：萨士克、萨沙、萨申卡。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曾任职哈尔滨日本建筑材料运输公司，后加入苏联国籍，苏联侦察员，苏军战俘营军官，上尉。绰号：叶尼塞。

◎ 库吉玛·伊里奇·杰里诺夫：高尔察克部队陆军准尉，通信班长，电报员。落难后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一起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偷渡到中国。他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收留，并与阿代伯格一家一起生活在哈尔滨。

◎ 索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拉尔森：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冯·阿代伯格(萨士克)的朋友，“年轻的丘拉耶夫卡”诗社成员，诗人。爱称：索尼奇卡。日本关东军驻哈尔滨军事使团成员宫泽光一的暗恋对象。后去上海及法国。

◎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拉尔森：索尼娅的妹妹。爱称：薇拉奇卡。

◎ 穆拉：哈尔滨市电话站接线员，苏联情报员，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冯·阿代伯格(萨士克)的女朋友。爱称：穆拉奇卡。

◎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的朋友。

◎ 娜达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乌斯特里亚洛娃：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斯特里亚洛夫之妻。爱称：娜达申卡。

◎ 包利斯·瓦西里耶维奇·奥斯特洛乌莫夫：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

◎ 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拜可夫：沙皇军官，曾在喀尔巴阡山作战。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的朋友。作家。

◎ 梅利尼克夫：曾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

◎ 高尔·扎包洛特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冯·阿代伯格(萨士克)的同学。

◎ 瓦洛佳·斯洛波得奇可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冯·阿代伯格(萨士克)的同学。

◎ 米士卡：外贝加尔梅索瓦亚地区猎人，救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两次，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救命恩人。

◎ 张氏兄弟：一家曾居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对岸的萨哈梁（黑河）地区。

◎ 大哥张伟：红方抗日游击队侦察员，被日本人抓住残酷折磨致死。

◎ 二哥张小松：俄国名字：安多士卡。曾在边境地区从事走私活动，在一次与雷切夫团伙在兴安岭地区争夺黄金火拼中受重伤，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救活，从此结识。哈尔滨地下工作者的领导者之一。

◎ 三哥张文祥：俄国名字：亚历山大·菲多罗维奇·安东诺夫。绰号：三哥。六七岁走失后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地区，后任苏联内务事务委员会远东局行动处长，大尉。

◎ 老四张胖子：做古董生意，哈尔滨地下工作者之一。

◎ 浅草熊：日本关东军驻哈尔滨军事使团头目，将军。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系毕业生。

◎ 宫泽光一：俄国名字：考斯佳。日本关东军驻哈尔滨军事使团工作人员，大尉，日本早稻田大学俄语系毕业生。

◎ 野村：俄国名字：康斯坦丁。日本关东军驻哈尔滨军事使团宪兵队队长，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系毕业生。

◎ 康斯坦丁·弗拉基米洛维奇·罗扎耶夫斯基：俄国法西斯党头目。

◎ 米哈伊尔·卡皮托诺维奇·索罗津：高尔察克部队军官，中尉，曾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冯·阿代伯格一同押运最后一列黄金储备列车。当过中国警察，后为日本特务。

◎ 艾恩小姐：英国人，曾是米哈伊尔·卡皮托诺维奇·索罗津在东京时的女友，后回英国。

◎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索罗维约夫：苏联军官，侦察员。爱称：斯

切潘卡。

◎ 叶甫盖尼·马利采夫：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席特派员，苏联军官，大尉。

◎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拉比谢夫：苏联侦察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工作人员。

◎ 谢尔盖·阿凡纳希耶维奇·雷切夫：(阿塔曼) 高尔察克部队外贝加尔地区军官。

◎ 朵拉·米哈伊洛夫娜·丘里柯娃：野村之妻，雷切夫的情妇，妓院老鸨。

◎ 阿金菲：神父。

◎ 爱德华·谢苗诺维奇·尤什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远东边防局局长。国家三级政治委员。叛逃分子。

目 录

MULU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一节	015
第二节	033
第三节	046
第四节	048
第五节	058
第六节	066
第七节	078
第八节	084
第九节	087
第十节	102
第十一节	112
第十二节	116

第二章

第一节	127
第二节	130
第三节	143
第四节	146

第五节	154
第六节	168
第七节	174
第八节	183
第九节	186
第十节	189
第十一节	193
第十二节	203

第三章

第一节	213
第二节	217
第三节	227
第四节	231
第五节	269
第六节	280
第七节	285
第八节	289
第九节	300

第四章

第一节	319
第二节	330
第三节	355
第四节	366
第五节	397
第六节	406
第七节	415

第一部分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索罗维约夫登上台阶，把证件递给准尉。准尉站在那儿两腿无力，接过证件在桌上翻看一番，然后把目光转到上校那条足有两巴掌宽的勋章绶带上，直了直腰说道：“请进吧！”

准尉敬了个军礼：“怎么这么早，上校同志，睡不着吧？”

“前上校……您不知道，这是老习惯了，许多年一直都是早早起来……得适应时差……差七个钟头呢……”

“可我们这里没有前上校啊，上校同志！至于倒时差的事……”准尉微微一笑，说道，“当然啰，我知道，自己飞过来，然后会很难受！”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看了看他，道谢之后，便走过大厅，往左拐上楼。“真是个话痨！时间长站累了！大概一夜都没人跟他说句话！”

索罗维约夫上校应老战士委员会的邀请参加地区安全局成立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于昨晚从莫斯科飞抵这里。一些年轻的同事手捧鲜花在舷梯旁隆重地欢迎他。斯切潘·菲多罗维奇从机场被接到宾馆，在房间



里刚刚进行完简单洗漱和放好不多的随身用品，电话铃声就响了。

“莫非要给我派个专列不成？”他微微一笑，“不至于呀！何况我已是孤家寡人一个，谁会听命于我呢？”

他拿起话筒：“您好！”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对不起打扰您，我想您用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打开行李，收拾收拾自己足够了，然后您便可以进城，您是此地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人，因此我才打扰您！”话筒里是年轻人的声音，说话声很大。

“好啊，好啊，”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把话筒离耳朵远一点儿，“对不起，请问您是哪位？”

“噢，请原谅，我是叶甫盖尼·马利采夫，刚才去机场接您，有点儿秃顶的那个……”斯切潘·菲多罗维奇想起来了，在欢迎的人群中有这么一个健谈、快乐的年轻人。

“我听着呢，叶甫盖尼，您的父名怎么称呼？”

“就简单叫我热尼亚好了！”

“我听见您说的了，就叫热尼亚！”索罗维约夫觉得电话里的声音底气十足，颇为悦耳。

“斯切潘·菲多罗维奇，请您原谅我，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您已经知道我来自莫斯科，说话无意中涉及我，真不太好意思。”

“我这个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人，有点好奇你这个莫斯科人，怎么阴错阳差来到此地了呢？”

“是的！不好意思打断您，不过，您吩咐我查的档案，我找到了。如果您不是特别疲劳，可以看一看。”

“你是说就在此时此刻吗？”

“不是现在，”电话里的声音一时语塞，“您大概想休息休息或者去城里随便走走。”



索罗维约夫没等他说完便说：“是的，热尼亚，你想对了，那就明天吧！我的确有点儿累，所以今天——没有法子了！好吗？”

“什么，什么？您说什么？”

索罗维约夫想了片刻：“不，不，没什么！明天再说吧！”

“当然了，那好吧，斯切潘·菲多罗维奇！那就等明天再说！休息吧！我早晨叫您！”

索罗维约夫说声“再见”，撂下话筒，转身来到窗前。

他这个宾馆单人间的窗子对着列宁广场，他从小就熟悉这里，不过那时还没铺地面。从四楼骋目望去，前面的景物便尽收眼底，喷泉已装点一新，射出的水柱哗哗作响，聚集一天的暑气蒸腾而上，映衬出的幻象似市民们携儿带女闲游漫步。一面墙上展示着照片样品，几个街头照相师被太阳晒得懒洋洋地坐在旁边，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远镜头头坠在膝头。

房间又窄又闷，可索罗维约夫并没打开小通风窗，他怕蚊子飞进来，更讨厌的是小咬儿，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整个夏季都不叫人安生。刚刚经历辛苦的飞行，毕竟年逾古稀，心脏开始隐隐作痛。斯切潘·菲多罗维奇从纸包里取出一片药，看也不看就放在舌头底下，这是妻子为他准备的。

清晨他早早醒来，大约五点钟，他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便穿上衣服出去了。

晨光熹微，太阳在宾馆后面，在他的身后升起，广场对面的房子依稀可见：高高的党校大楼，白色大理石贴面的市立医院，一半还沉浸在阴影之中。斯切潘·菲多罗维奇喜欢这清晨时分，夜已尽，清凉但不冷峭，再看那蔚蓝的天空，如此清澈，任你久久仰望，总也看不到边际。

他回头看看宾馆正门台阶，他刚才还站在那里。普希金大街像个天平把左右分开：往左是乌苏里林荫大道，原来有一条叫普留斯宁卡

